

疤 / 鄭雯玲

評審獎

火車抵達C城之前，我以為這次就是真正的離開。青春期守望一鍋煲煮幻覺的湯，經年緩慢悶燒成熟至適合從家中逃走的年紀。大學填志願時塞滿陌生的名字，最後錄取C城的大學，離家最遙遠。鍋爐炸開，飛濺一身湯水而紅腫，坐進火車之前都還不痛。其實對城市只有淺薄認識，畢業旅行不過蜻蜓點水地留下遊樂園的印象，以為城市就是娛樂本身，頂多，想像一群人在乾淨明亮的連鎖商場裡遊走的風景。一知半解地上了火車，燙傷延宕的痛覺等到火車駛動才連通醉生夢死的感覺受器，時間細細照養出一片膿包如養蜂，再挖蜂蛹似地一一戳破：我根本就討厭遠行。以為六小時的車程輕易地像對摺一張地圖上的島嶼便抵達了，一件瞬間完成的事；而真正的移動更像是火車漫無目的地繞路六小時，途中停靠一些陌生車站，沉默地試探乘客會不會耐不住性子跳車。



評審獎


在火車上悠閒地睡睡醒醒看書是一種奢望，真實的椅背沒辦法調成舒適的角度，半身癱瘓在窗框上已是最舒適的姿勢，山山樹樹在原生的T市看了十幾年已經很膩，餘光便一直注意鄰座的來來去去，空下也會想著有誰在下一站又坐上。獨處的無聊讓隱藏的癖性顯形，想窺看別人手裡的書，但他們全都熟睡非常掃興，我開始想念狗，但不忍耐焦躁厭煩就去不了任何地方。車廂微幅搖晃出地層深處，露出化石那般久遠的一角記憶，以考古的姿態鏟挖，軟毛刷開闢連浮上不明所以或無關緊要的片段瑣事如埃塵，有個不知真假虛實的事件，狀似遠古偽作：年紀約莫幼稚園年紀或更小，母親與我相鄰而坐，座椅兩橫排相對型似區間車，但車廂內裝又像莒光號，記憶中的座椅顏色時常變換，有時淺綠有時酒紅。不記得去哪裡做了什麼，不知道是去程或回程，喜歡當時昏黃的光線，喜歡火車在鐵軌上磕磕碰碰的金屬撞擊聲，閉上眼睛去聽，它在耳邊非常靠近。下一個相連的記憶是母親對父親說：「我只是帶小孩去泡溫泉！」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那個特地搭火車去泡的溫泉長什麼樣子，只記得父親愠怒的沉默面容，等待我們二人獨處時，他問：「你們真的是去泡溫泉嗎？」

十多年後再搭上的火車，鐵軌聲穿過倒映在窗上半透明的自己已經變得模糊。出站轉乘公車，真正抵達C城的床，時鐘臉上的太陽摺成彎月。



評審獎


大概是第四天，我把自己弄丟在公車上。一時興起模仿作家的浪漫，任意攔住一輛公車，在未曾聽聞的站名下車；在T市通勤不需要搭公車，也沒有公車可搭，於是所有路線站名於我都是初次見面。在座位上半小時後微微暈車，手機跳出提示電量赤字，驚覺自己沒記住公車號碼，查不了路線，顯示站名的面板上半部壞了，每個字只剩下腳。我已經想下車，其他乘客則沉靜一如往常。公車行進，行人與樓群被速度拉成灰濛的線，所有區別的分界在此模糊，不去努力看清任何一張城市裡的臉，於是什麼都看了，一片朦朧容納最多的相異，很適合就這麼一路恍惚下去——但我一時興起的浪漫已隨空調流到車外碾爛。那時還沒搞懂下車鈴按下的時機，前幾次下車都有誰預先按鈴，只要順勢跟隨人潮就好；也見過有人按錯時機，被司機用廣播大聲怒斥。C城除了司機令人恐懼，還有這臺沒有人要下車的公車，連續衝過兩站，仍無人按鈴。面帶微笑盯住下車鈴，我在心裡拔一隻鸚鵡的羽毛：要停了、沒停、沒停、還沒停……當一隻鸚鵡拔光身上所有羽毛，代表牠的極限也要到了，雙眼翻白地尖聲啞唱，聲帶都要破碎：我真的要瘋掉、嘿！我真的要瘋掉、嘿——視線內的下車鈴突然一閃紅光，有人起身站到車門附近，車緩緩減速，音量隨之漸小。一下車立刻開定位確認方位，地圖說，我正在隔壁區的某個商圈的入口；一趟非自願的出遊。



公車十公里免費的是新台幣，真正扣掉的是與一座城酒肉的興致，趁著餘額還足夠，城市還新鮮，學會一張地圖的正確讀法，再一次潛入同個商圈人潮川湧的胃袋，眼睛掃過店鋪像撥弄一條街的腸毛，沿街吃去整個白日，再兩手空空的回來。其實重複的吃食甚多，也幾乎可在住處周邊買得，出門兩趟餘額歸零，再沒有多餘體力和理由往外跑；我不是一個盡責的觀光客，肉身只想去走路半小時能抵達的地方。C城逐漸適應我固有的孤僻：所有事就近解決，一趟辦妥，只在房間、學校、超市三處折返。青春衰的湯已經臭酸，認清了自己不會在異鄉自動改變人格；只有加倍懶散。所有路癡在城市裡得以發揮所長，怨我無法享受迷路，拒絕冒險，除非曾在那裡走過一百萬遍，除非知道一條連通熟悉的路就存在某處；安心就是，知道自己終究能躺在一張床上。

肉身不遠走的日子，就在有效租約一年的期間限定套房裡，不開窗簾地放心任性，一首歌重播一百萬遍，徘徊時以腳尖隨鼓點觸地板想像木紋泛起漣漪，身體肌肉從腳指頭直至髮梢，漂浮搖晃如一束芒草，房裡的空氣似乎從存在以來就和旋律交雜成不可分的共同體，上望吊燈，不停止注視，生出光的餘像，闔眼和光的斑點一同旋轉漂浮起來，已然模糊的過往便影影綽綽地覆疊，在漂浮的時間裡重新閱讀當時話語中凝固的情緒，它們都已是獨立的文本了，思索一句委婉能包藏多少惡毒與恨，撫觸當時未能覺察的細微眼紋、嘴角揚起彎抑的角度；遲鈍地覺察到：始終是自己的執拗讓彼此眉間一片平原震出山脊，裂出兩片板塊之間最決絕的海溝。在那連燈籠魚都卻步冒險的漫長靜默裡，我打撈一座陸沉。

評審獎



感覺視線特別暗的早上，就到洗手台前剪自己的瀏海，眉上一公分，就能再亮一個月。用筆電放一部縮小的電影，比如蔡明亮的《愛情萬歲》。做房仲的女人和擺地攤的男人在鄰桌陌生地喫著自己的菸，女人離開男人隱隱跟隨，他在電話亭裡安靜等女人的目光打來：老派鉤情之必要。女人在片尾不停地走，坐在長椅凳上哭完整部電影；原以為是片中另一個和西瓜親吻的男人會先哭出來：他在誰都不屬於的房子裡和喜歡的人煮一場火鍋，躲在誰都不屬於的床底下，聽喜歡的男人和女人喘息，而床上的人在不屬於自己的床上呻吟，於是沒有人真正在屬於的場所交付自己；這種誰都不是的生活，讓誰都能向著一片荒蕪而哭起來。

下午採買炊煮食材，把音樂放進耳機帶去超市揀特價，無限循環的單曲適合成為走路恍神時的背景音，恍著恍著就跟著節拍飄浮起來——飄浮過同一條路上無數次，等於和這條路擦身而過無數次，於是認不得一條路在朝暮晴雨之間變換的臉，它們各自生成不同的五官；路不定時新陳代謝，以前慣吃的愛店搬走就再也找不到，互通的巷子在地圖上毛線一團地打結，有時走著活路也會轉進死巷，一如在陌生人臉上看見一些死者的眼神。

評審獎



評審獎

雨水鑽進C城床邊的窗戶時，大概是有了颱風，小孩似地見到任何可以搖動的物事都想折斷揮舞，它飼養的狗們叨著樹的斷肢到處跑，玩膩了就丟在每日行走的路上阻礙交通。手機跳出台鐵停駛的訊息，想起也有半年之久沒回去；零時一過，老電腦重整頁面的速度太慢，車票搶不過觀光客。繼續一本未完的書，讀累了就隨意擱在床頭櫃堆疊成一棟樓，上下樓住戶生生死死時空錯亂，隨意重組書名成一句台詞，適合訣別，暫時或永遠：「我很好，我們明天再說話。」因我就要被這濕氣淹沒，小腿貼觸雨水打濕的床單邊緣，雨說：我已經和一種熟悉的安穩道別，在循環裡的，不是同一滴水。

想起家裡的狗潮濕時節易黴，日日夜夜捏鹽巴似地一撮一撮地落毛，不時阻止牠舔舐噴上的藥劑，日日夜夜用手或梳子替牠止住自己抓不到的癢，刮下大大小小結痂帶毛的碎屑，再看著牠舔光。不知為何覺得平靜，好像牠吃掉的，也是我生命裡日日夜夜的結痂。我們反覆撥弄一個結痂，看一條疤的誕生。走到樓梯間面窗喫菸，吐得淺了，風把煙吹回鼻腔而無法呼吸，持菸的兩指顫抖，我忽然可以向一陣雨哭起來。